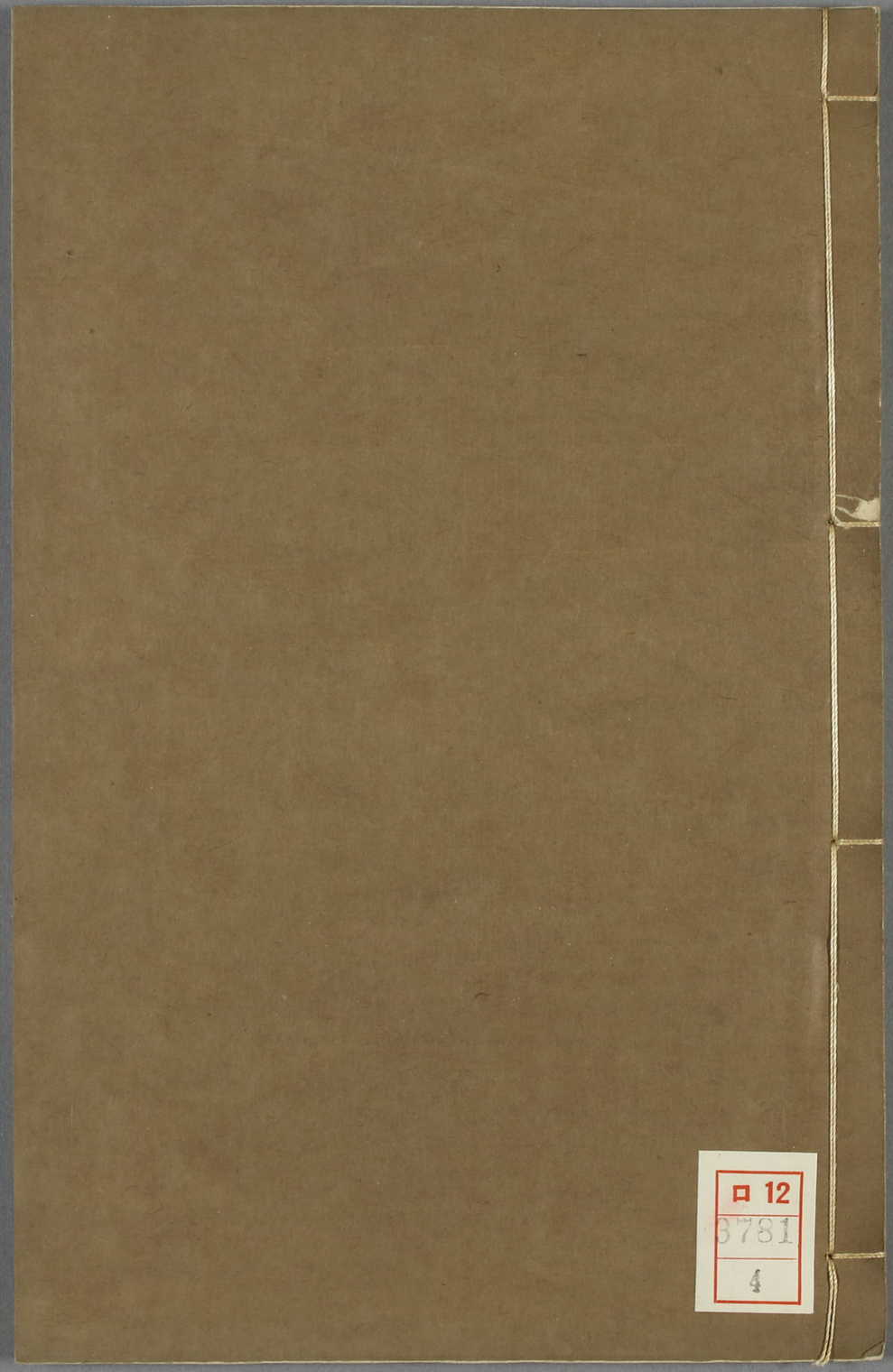

口 12
3781
4

口12
378.1
4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釋文適丁歷反下適室同長丁丈反下同乘繩證反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大功之殤中從上愚謂凡遣車無直言車者此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者也士喪禮薦車三乘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左傳齊葬莊公下車七乘說者謂齊舊用上公禮車九乘故以七乘爲貶以此差而上下之則天子十二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君之適子降於君車宜五乘殤降於成人故三乘庶殤

<99-852>

降於適殤故一乘大夫適子降於大夫車宜三乘殤降於成人故一乘也上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則送死之物中殤下殤爲一等君之適中下殤車皆一乘也然葬必有魂車自一乘以下不容復降則公之庶中下殤大夫之庶殤士之殤皆一乘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有位於朝者曰達官達官之長謂大夫也達官爲君皆杖而曰諸達官之長杖者謂以杖卽位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特輯之而已則得以杖卽位矣此達官之長杖也喪服傳曰公士大夫之喪衆臣杖不以卽位則諸侯之士杖不以卽位可知此達官而非長則不杖也○註謂有官職而不達於君則不服斬非也既有官職豈有不服斬者疏謂不達於君爲府史之屬亦非也府史之屬特庶人在官者耳其爲君齊衰三月而已安得與公卿大夫論其杖不杖之差乎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釋文朝直遥反）

宮柩所朝之廟也將葬弔於宮謂葬日柩將行而君弔之也出謂柩出廟門也命引之者命人執引以引柩車也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使人引之以致其意每引三步三引則九步也禮成於三朝謂葬前一日柩朝廟之時也次孝子居喪之所次舍廬堊室之處也士喪禮主人揖就次是也哀次者柩至次則孝子哭踊以致其哀士喪禮乃行踊無算是也君之來時不一或當柩朝

廟之時或當柩已出宮至喪次之時皆如弔於宮之禮
命引之者三也○鄭氏謂宮爲殯宮非也士喪禮啓殯
卽遷於祖固無可行弔禮之節而柩至祖廟設奠薦車
之後乃云質明滅燭則啓殯時尙昧爽君之弔必不能
遽及乎此時而來也又鄭氏謂引之爲以義奪孝子亦
非也君使人引車特以致其執紼助葬之意非有他義
也又鄭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亦非是說見曾
子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氣力始衰愚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越疆
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
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釋文蟜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見賢遍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
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
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
與也點字哲曾參父愚謂蟜固不以強臣之勢奪其所
守而又自言其故以正君臣之分其所以矯諂畏警僭
竊者深矣微小也言禮之微小者唯君子能表明之稅
齊衰於私門非失禮之小而武子之言如此亦自文之
辭也武子雖恨蟜固而其所據者乃先王之禮故不能
以爲非而反以爲善於此見禮之可以守身而無畏於
強暴也及武子卒而曾點倚其門而歌益亦以示其不
畏季氏之意故記者因蟜固之事而併記之然歌於有
喪者之門則非禮矣○萬氏斯大曰季武子卒在魯昭

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四子侍坐點齒在子路下子路
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曾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
是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
大夫出孔氏曰始喪哀戚甚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
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
時絶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而來則亦絶踊
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踊絶踊而拜之若士來
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然後拜之愚謂大夫
尊來弔當即拜之若當事未得拜則宜告之以其故也
主人雖未拜弔者皆入即位矣故上篇子游裼裘而弔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是知

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
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固爲大夫出矣
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以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釋文樂音岳又音洛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婦人無境外之事也惟三年之喪則越疆而弔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釋文引音允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紼從柩贏者孔氏曰
引柩車索也引者長遠之名車行遠也紼引棺索也紼
是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

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遞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愚謂引紼一物也在塗時屬於柩車謂之引載時及至壙說載除飾皆屬於棺謂之紼王制疏云停住之時指其繒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是也此疏以紼爲撥舉乃據孺子嬰章註爲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輴曰紼在軸輴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釋文臨如字徐力鴆反）

此謂在他國而死者也公弔之謂所死國之君弔之也拜謂爲主以拜賓也州里謂死者同州里之人今同在他國者舍人謂死者今在他國所館舍之人也死於他國者其親屬或不從行則朋友及州里之人同在此國者或又無朋友州里則此國所館舍之人皆可爲主而拜君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則死於異國者雖非公弔固必有拜賓者矣嫌君尊其禮或異故以明之承助也弔以助主人之喪事也曰寡君者稱於異國臣之辭也曰臨者尊君之辭益曰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愚謂大夫士之喪必赴於君君當弔於其家若未仕之士及庶人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若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所以廣仁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謂不爲主人也適子爲主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釋文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

鄭氏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狎相習知者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孔氏曰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已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去冠而加免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以

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人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愚謂此亦爲位而哭者也子爲主者妻之兄弟無服而子爲舅服緦故使之爲主而拜賓袒免哭踊者哭有服之親之禮然也爲主者在中庭西面夫入門而右亦西面在其子之少南凡哭而爲位者哭者與主人必同面而以親疎爲敘列也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此哭妻之兄弟婦人亦當在阼階上之位但子既爲主則其子倡踊矣子爲主者常禮也無子乃使婦人倡踊耳使人立於門外

告來者謂人有聞哭而來者則告以所爲哭之人蓋凡哭人者之禮皆然狎則入哭謂所親狎之人則當入而弔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此謂父子同宮者也若父子異宮雖父在亦哭諸適室也異室側室也非爲父後者降於適子故哭諸側室○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孔氏云鄭知此北面者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面父若又西面便似二主也又曾子問云衞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愚謂士喪禮主人衆主人衆賓皆西面初不以二主爲嫌何以此父與子同西面則嫌二主乎君弔於臣主人之位皆在門右北面故季康子於衞靈公之弔亦然初不以辟主人之位也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蓋據曾子北面而弔之文孔疏所言殊失鄭義但

鄭註本非曾子北面而弔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例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孔氏曰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是非常哭之處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不得嚮他國也愚謂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以不同居而謂之遠也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以不同國而謂之遠也側室室在寢室之旁側者也兄弟哭於廟此不於廟者喪自

未啓以前於廟皆無事焉不宜忽以哭輕喪而至也門內殯宮之門內也哭于門內之右謂在中庭之少南而西面所以別於哭殯之位也不哭於寢門之外者以其爲內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釋文與音餘

哭與弔不同弔者所以慰人之戚哭者所以自致其哀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孔子於門人猶父子則曾子於子張猶兄弟故援有殯哭兄弟之義而往哭之非弔也爲朋友弔服加麻而曾子齊衰而往不服其服者蓋兄弟骨肉也其恩由父而推

故可以釋服而服其服朋友異姓也其恩由已而成則不可以釋服而服其服矣哭之者情之所不可已不服其服者禮之所不容過也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嬪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是善子游正之孔氏曰少儀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案立者尊右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書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莊二年書王姬卒是襄公夫人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此或人之言有二非也○趙氏汸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耳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釋文重直龍反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喪息浪反）

晉獻公名詭諸秦穆公名任好公子重耳獻公子後立爲文公文公爲驪姬所譖出亡在狄而獻公薨穆公使人就弔之且曰者致弔辭之後復言此也斯謂喪代之際也喪失位也穆公欲納文公故勸其因喪代之際以圖反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釋文與音預）
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仁親仁愛其親也言爲人子
者當以愛親爲寶若因父死以求反國則是利父之死
非人子愛親之心矣舅犯勸文公辭秦使而文公從其
言也稽顙而不拜但自致其哀而不拜賓蓋庶子在外
受弔之禮也適子受弔則拜稽顙起而不私與使者無
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釋文顯依註音韅呼泫反徐苦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鄭氏曰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
韅愚謂未爲後者文公不受穆公之命故不敢以喪主

之禮自居也文公譎而不正非能誠於愛親者然當時
晉人與之秦伯助之有可以得國之勢而不欲因喪以
圖利則居然仁者之心其視惠公之重賂以求入者相
去遠矣此所以卒能反國而霸諸侯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
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孔氏曰孝子思念其
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少寡辟嫌故朝夕哭不
復徹帷表夫之遠色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
哭穆伯始者聲已哭人無堂下哭位聲已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已怨恨穆
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

之故言惟殯自敬養始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我不欲傷其性孔氏曰凡
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遭父母喪禮是哀
戚之至極也既是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
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愚謂
下文所言自復至於虞祔皆歷據喪禮而釋其義而此
節則總釋喪禮之義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
目有五而惟喪禮爲哀戚之至蓋人之哀戚莫甚於哀
其父母之死也節哀者謂始死哭不絶聲既殯則有朝
夕與無時之哭卒哭有朝夕哭練不復朝夕哭但有思
憶無時之哭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所以節限其哀
也順變者謂順其哀之隆殺而漸變之而輕也蓋人之

於其父母也至死不窮若不爲之節限必將至於滅性
矣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不欲其如此是以雖至哀
而必爲之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
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釋文禱丁老反祠音丁報反）
鄭氏曰復謂招魂望求諸幽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
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愚謂盡愛之道謂盡愛親之道
也禱祠禱於神以祈親之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
也復亦所以求親之生故曰有禱祠之心人子於親之
將死至情迫切所以求其生者無所不至故復與禱爲
事不同而其爲心一也復者北面北者幽陰之方也人
死則有鬼神之道鬼神處於幽陰故望其方而求之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愚謂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二者皆爲至痛而稽顙之痛爲尤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飯食人所造作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案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飯用沐米士用粱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士喪禮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含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愚謂米所以飯貝所以含通而言之則米貝皆謂之飯故曰飯用米貝飯用沐米喪大記士沐粱士喪禮沐稻蓋列國士宜不一而士或不能備有故隨所有而用之非必天子諸侯之士之異也弗忍虛者所以爲愛不以食道者又所以爲敬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又左傳哀十一年齊陳子命其徒具含玉是大夫含亦用玉也雜記自天子至士皆用只是大夫以上兼用貝玉士則惟用貝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釋文別彼列反本或無已字識式志反皇如字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孔氏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愚謂錄之謂識其名而存錄之也盡其道謂其采章尺度必視其爵位而爲之也愛之故不敢忘敬之故不敢苟此二句申言銘旌之義註疏以重與奠言非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釋文重直龍反綴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按鄭據祭法以高祖爲顯考說見本篇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案士喪禮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死者世世遞遷其重常在至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其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孔氏曰遷廟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因禘而遷廟主傳霖曰因禘當依疏作不禘鏘鳴按先生校毛本改不爲因故鄭註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

逵服虔之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至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曰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辭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愚謂既葬猶朝夕哭不奠士喪禮有明文國語祭自謂未葬之奠耳）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愚謂大戴禮遷廟篇首言成廟將遷之新廟而其祝辭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此謂三年喪畢以新死者之主遷之於廟也穀梁傳云練而壞廟此謂既練之後遷其親盡者之主也蓋既祔之後主還於寢新主練祥之祭皆於寢而宗廟則復行時祭左傳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至練距大祥尚一年姑以諸侯之禮言之中間宗廟有三祫祭或二祫祭如有二祫則於第一祫祭畢而遷高祖之主於大祖之夾室於是高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第二次祫祭畢而遷祖之主於高祖廟於是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至喪畢而納新主於祖之廟焉若天子三昭三穆而練祥相距中容三祫其遞遷之法亦如此遷廟禮但言新主之入廟而不言舊主之去廟則舊主固已先遷

矣以是知練後因祫祭而遷舊廟穀梁之說確然可據
不容復致疑於其間而喪中於宗廟非竟不祭左氏所
謂烝嘗禘於廟及晉葬悼公烝於曲沃者未可以其出
於春秋之亂世而非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
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謂祭則有尸有尸則有飲
食之禮葬前不立尸直以饌具奠置於地而已故曰奠
祭祀之禮謂既葬之後虞祔練祥皆立尸而行祭禮也
奠用素俎瓦敦瓶豆無縢之籩皆素器也至虞而籩豆
俎敦之屬皆用吉祭之器矣蓋奠主哀故器無飾祭主
敬故器有飾自盡謂自盡其敬禘之心而不敢用初喪

之素器也豈知神之所饗必於此有飾之器乎亦以主
人自盡其齊敬之心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釋文辟婢亦反）

鄭氏曰算數也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
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節限恐傷其
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非一每一
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
天子九踊故云爲之節文愚謂有算之義有二一是每
踊三者三爲一節一是天子至士多少有差故疏云準
節之數其事非一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釋文愠於問反又紆粉反又紆運反徐又音鬱去羌呂反）

孔氏曰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愠憙者是

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而袒括髮爲去飾之最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節限也愚謂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變於中也上以二者並言而下乃專以袒括髮言之者以哀情之變其事易明不煩申釋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哼而葬（釋文哼況甫反）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踰時則哀久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愚謂弁爵弁也士冠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此三者皆士之祭冠也下文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哼而葬並言其爲爵弁明矣弁絰葛

謂爵弁而加葛絰即前所謂爵弁絰紵衣之服也士喪禮葬不變服弁絰葛而葬人君之禮也與神交之道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將葬而漸神之故變服而葬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不敬也蓋大夫士之父全乎父者也其尊近故至葬則哀久而敬生而不敢以凶服接之觀於書之顧命則天子在喪有用吉服以行事者而曾子問世子生告殯大祝大宰大宗皆冕服皆此義也既葬反喪服而反哭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釋文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于僞反食音嗣）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愚謂此謂大夫之喪也歠謂未殯前歠粥也主人主婦死者之子與妻室老

其貴臣也三人者爲大夫未殯皆不食而有時歠粥者蓋君爲其困病故命食之以粥以尊者之命奪其情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士無君命故鄰里爲飲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釋文養羊尚反）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謂葬訖反哭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生平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者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入於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愚謂反哭者葬時柩從廟而去既葬則反於廟而哭以致其哀也反諸其所作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祭禮之於是也反諸其所養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養於是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士喪禮反哭賓升自西階弔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故弔無不哀而反哭爲尤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釋文封依註音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殼苦角反）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之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陳氏澔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

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所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
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也愚
謂慤與匕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言其質有
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卽行弔禮則於禮節恩遽
而無從容之意故曰已慤不若反哭而弔則反而亡焉
既足以深致其哀而於禮節亦不至於迫蹙而無序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釋文首手又反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
神尙幽闇往詣幽宮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
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孔氏
曰既封謂葬旣下棺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
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
人贈用制幣元纁東帛又士虞禮記云男尸女尸
是虞有尸也愚謂虞安也葬反而祭於殯宮以安神也
虞始有尸蓋親之形體旣藏孝子之心無所繫故立尸
以象死者而事之宿進也進之使於祭時而來也主人
贈而祝宿虞尸者言祝之反而宿尸以主人之贈爲節
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
日中而虞釋文舍音釋

鄭氏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
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孔氏曰
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
爲左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愚謂視

牲之有司與主人偕反者也舍奠之有司則於主人之反置於墓而舍奠者也主人歸而反哭視牲則舍奠之有司亦可以反矣於是而行虞祭也蓋虞祭以釋奠者之反爲節也主人贈而視宿虞尸有司反日中而虞所謂喪事雖遽不凌節者於此可以見之日中而虞往葬而歸非日中不足以藏事也其或墓地稍遠則虞之過乎日中者固當有之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釋文離力智反）

虞以安神葬日卽虞不忍一日離親之神也葬前無尸奠置於地至虞始立尸以行祭禮故曰以虞易奠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皆用柔日假如士三虞丁日葬而虞則巳日再虞辛日三虞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先儒以他用剛日兼蒙三虞卒哭言之故謂後一虞改用剛日此不然也此篇及曾子問雜記皆云卒哭成事士虞記他用剛日哀薦成事之文專屬於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則知三虞皆用柔日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釋文祔反徐音附亦祔音附易以豉反）

鄭氏曰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愚謂卒哭亦祭名卒止也前此朝夕哭於殯宮至是則止殯宮爲位之哭惟朝夕哭於次而已故曰卒哭而因以爲其祭之名也雜記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此差之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也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士虞與卒哭

同月則以未虞之明日卒哭虞皆用柔日而卒哭改用剛日以死者之神將自殯宮而往祔於廟用剛日者取其變動之義故不用丙事以柔日之例也日成事謂祝辭所稱士虞記卒哭曰哀薦成事是也士虞禮主人卽位於西階亨於門西牲升左胖進柢魚進鬐皆喪祭之禮也至卒哭而改用吉祭之禮故曰以吉祭易喪祭凡言吉祭有二一是喪中卒哭之祭此言以吉祭易喪祭曾子問其吉祭特牲是也一是喪畢吉祭士虞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大戴遷廟禮乃擇日而吉祭焉是也祔卒哭明日祭之名祔猶附也就死者祖父之廟而祭死者使其神附屬於祖父也必於祖父者祔必以其昭穆也既祔而反於寢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謂祥禫也喪畢過三時祫祭則因祫而遷新主於廟大夫士無祫祭則亦因吉祭而遷新主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釋文比必利反

吳氏澄曰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必與卒哭相接也愚謂變改也之往也變而之吉祭由喪祭變而至吉祭也是日卒哭之日也接連也必於是日也接謂祔用卒哭之明日必於是卒哭之日相接連不忍親之神一日無所依歸也鄭氏曰日有所用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卽葬

者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既虞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必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依歸愚謂此所言初未有以見其爲變禮之意且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皆間二月中間未聞別有他祭則士之赴虞而未卒哭者中間亦不當有祭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期而神之人情也愚謂殷練而祔於練祭之明日而祔也周卒哭而祔於卒哭之明日而祔也祔畢主皆還於寢至三年喪畢而後祭於廟則殷周之所同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烏路反　難乃旦反　釋文茢音例徐音預云柔穰也鄭註周禮云若帚惡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鬼所畏生人則無凶邪愚謂臨喪用巫祝者亦與神交之道也桃茢二物蓋使巫祝執之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降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儀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則加以巫祝桃茢者人死斯惡之矣所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漸滅也難言不忍言也君於大夫士之喪於殯斂必往焉臨其尸而撫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蓋以死有漸滅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恃以祛其疑畏正所以使其得盡弔哭之情也○鄭氏曰君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
苅孔氏曰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
外視先入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視代之小
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
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苅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
禮明天子亦然故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苅也此經所
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
祝桃苅執戈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苅居前下
天子也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使祝
代巫執苅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苅亦去之與
天子同是天子臨臣之喪巫祝桃苅執戈三者並具諸
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苅小臣執戈若既襲之
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苅愚謂

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左傳隱
五年眾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君於卿大夫恩
意之厚者至於與其小斂焉而止爾未聞有未襲而往
者衛獻公於衛莊之卒不稅弁服而往乃因其相從於
患難而然非可據爲常典也鄭氏以士喪禮喪大記皆
不言巫苅故以此爲未襲之禮然士喪禮喪大記皆謂
天斂而往者故無桃苅此有桃苅者蓋君於卿大夫爲
之賜而小斂者也謂爲未襲非也諸侯至廟門而巫止
則未至廟門時亦巫祝桃苅並有矣亦不必專以此所
言爲天子之禮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釋文朝直遙反
喪之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柩之朝廟象生人之出必告親順死者之孝心而爲
之也又以死者之心必以離其室爲哀故至於祖考之
廟而後行以致其徘徊而不忍遽去之意朝廟又兼有
此義也殷人以死則爲神鬼神以遠於人爲尊故朝而
遂殯於祖廟周人以死者之心不欲遽離其寢處之所
故至葬而後朝廟○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焦氏曰內
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踖是母喪亦朝廟明也婦
未廟見則不朝廟愚謂孔疏言天子諸侯之葬每一日
朝一廟非也士喪記有二廟者朝祖畢卽朝禰不待明
日是不以一日限朝一廟矣天子諸侯之喪祝斂羣廟
之主而藏之大廟尤無事徧歷羣廟而朝之也○自喪
禮哀戚之至也以下至此凡十六條第一條總言喪禮
其下十五條似皆據喪禮之成文而釋其義然證以士

喪禮多不合如斂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及君臨斂
喪以巫祝桃苕執戈則當爲大夫之禮無疑至弁絰葛
而葬則注疏以爲人君之禮又注疏謂人君方有主則
重主道也一條因重言主亦當爲人君之禮矣然此十
六條文體相似又首以喪禮發其端而以下逐節釋之
似其所據者乃儀禮之一篇不當錯有諸侯大夫之禮
則豈變服而葬虞而作主大夫以上皆然與今於前文
已用舊說釋之謹復獻其疑於此以俟學者更考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
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釋文殉辭俊反）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
用人愚謂此善夏之用明器非殷之用祭器也備物旣
以致其事死如事生之意不可用又以見送死者之異

於人此用明器者之所爲知喪道也哀哉以下記者之言也祭器生人之器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其人此用祭器之所以可哀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文俑音勇

鄭氏曰神明之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是古而非周愚謂此又譏周末爲俑之非也其曰明器神明之者言以神明之道待之而異於生人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以起下文所論之事也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塗車卽遣車以采色塗飾之以象金玉芻靈束草爲遣車上御右之屬及爲駕車之馬冢人云言鸞車象人又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也芻靈不能運動亦猶明器之備物而不可用也俑木偶人也偶寓也寓其寄寓人形於木故曰偶俑偶踊也以其有機發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由芻靈而爲俑蓋周末之禮然也孔子以其象人而用之故謂爲不仁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釋文爲舊君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第一條仕焉而已者爲舊君第二條大夫去國者其妻長子爲舊君第三條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

絶也穆公所問蓋謂大夫以道去國而服其舊君者乃
喪服第三條之義也退人以禮卽以道去君之謂也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則君不以道遇其臣
臣亦不以道去其君而其去而卽絶也不待言矣戎首
兵戎之首也此與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相似○鄭氏引
喪服仕焉而已者解此非也穆公以舊君反服爲問而
子思之所以答之者如此則知當時之服此服者蓋已
寡矣若仕焉而已者爲舊君之服與庶人爲國君同庶
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未聞有服不服之異豈仕焉而已
者反得不服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
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
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則食食釋文夫音扶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
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
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愚謂
不以情居瘠言虛爲哀瘠之貌而無哀戚之實心也爲
君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食既殯食粥至練乃食食三
臣不能居公室其罪大矣沒又不以禮喪之則其罪又
加甚焉敬子之言麤倍如此曾子所以有出辭氣斯遠
鄙倍之戒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
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
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愚謂改服者主人旣小

斂始服未成服之麻也凡弔者之服隨主人而變主人
改服則弔者加絰帶主人成服則弔者服弔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愚謂禮以恭敬爲本晏子能恭
敬故曾子許其知禮釋文遣弃戰反乘繩證反焉于虔反○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是記文本作有子傳寫誤耳今正之
有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五乘大夫五个遣車三乘晏子焉知禮
鄭氏曰言其太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
不留賓客有事也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
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
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賈氏公彥曰大夫三牲九體折分
爲二十五苞五个諸侯苞七个天子大牢加以馬牲則
十二體分爲八十一个九苞苞九个愚謂遣車載所包
遣奠之牲體而葬之者也葬時柩車將行設遣奠既奠
取牲體包之載以遣車使人持以如墓置於椁之四隅
一乘言其少也及墓而反者藏器少故葬速而卽反也
凡牲體一段謂之一个特牲禮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
少儀大牢以左肩臂臑折九个是也國君七个大夫五
个謂每包所有之个數也士喪禮云苞二鄭氏云所以
裹羊豕之肉者又云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臑
後脛折取骼士包三个士遣奠二牲每牲取三體分爲
二包每包有三个則皆全體也士無遣車每苞用一人
持之以如墓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四十
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七乘
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二十五个分爲

五包每包五个亦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五乘若天子遣奠兼用馬牲亦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八十一段分爲九包每包九个包用一車載之則遣車九乘也有子言晏子儉不中禮不足爲知禮也○鄭氏曰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孔氏曰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脛折取髀膞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大牢三牲凡九體大夫分九體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愚謂士喪禮無遣車賤而禮畧耳鄭謂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則爲大夫者未必皆有車馬之賜也士包三个國君七个大夫五个皆謂所包之牲體之數也孔疏乃謂士二牲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其語殊不可曉又謂大夫諸侯每包皆三段又與記所言五个七个者不合詳其語意似以一个爲一包也然士喪禮言苞二而鄭氏云苞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愚謂曾子言晏子所以爲此者所以矯當時之失無害爲知禮也蓋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者以禮之本而言也有子以晏子大儉爲不知禮者以禮之文而言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矣蓋儉固可以救奢之失亦未爲得禮之中也二子各就其一偏之見言之故其於晏子

或予之大過或抑之大甚惟聖人之言爲得其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釋文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勑廉反）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夫子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葬時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禮也昭子自以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故使子張專主其事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則女賓從男賓皆東鄉可知矣愚謂葬時男子皆東鄉所以爲男女之列也以親者近壙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人之南又所以爲親疏之序也今昭子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既無男女之別又紊親疏之序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釋文夫音扶本亦有無夫字者）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疏薄於賓客朋友

之禮故未有感戀出涕者

季康子之母死陳藝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藝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藝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康子從祖母愚謂喪大記君小斂用複衣大斂用褶衣複衣褶衣卽袍褶之屬皆藝衣也君斂用藝衣則大夫可知而敬姜命去藝衣者葢婦人之藝衣雖用以斂而不陳季氏但欲以多陳衣爲榮幷陳藝衣故敬姜非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釋文去羌呂反

壹專也言予專不知夫喪之何以有踊久欲去之今觀於孺子之慕而知孝子之情卽在於斯其是爲人之眞情也夫何必爲踊乎葢喪之踊有節孺子之慕則率其號慕迫切之情而不自知者有子以爲喪致乎哀而已而不必爲之節文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殺也微情謂哭踊之節變除之漸所以使之殺其情而不至於過哀也故謂有爲爲之也物謂哀經之屬也以故興物若荀卿言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食所以使之覩物思哀而不至於怠而忘之也有子之意在於徑情直行不知禮之節有定而人之情不可齊也或哀毀以傷生或朝死而夕忘苟使人率其情以行則賢者無以俯而就且至於滅性不肖者無以企而及必相率而至於悖死忘親矣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釋文猶依註作搖反此喜怒哀樂相對皆衍文辟婢亦反○孔疏云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一句并注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一句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陶斯猶猶斯搖搖斯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

鄭氏曰咏謳也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辟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喜也陶者喜心鼓盪於內而欲發也咏者喜發於外而爲咏歌也咏歌不已則至於身體動搖動搖不已則至於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於起舞也慍怒意也樂極則哀故舞而遂至於慍也慍怒不已則至於悲戚悲戚不已則發爲歎息歎息不已則至於拊心拊心不已則起而跳踊蓋哀樂之情其由微而至著者若此然情不可以徑行故先王因人情而立制爲之品而使之有等級爲之節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所止而不過是乃所謂禮也此節言哀樂各四句一一相對喜與慍對哀樂之初感也陶與戚對哀樂之盛於中也咏與歎對哀樂之發於聲音也搖與辟對舞與踊對哀樂之動於四體也獨舞斯慍一句在其中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鄭他本或無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釋文惡烏路反倍音佩絞戶交反蔞音柳食音嗣舍音捨訾似斯反

鄭氏曰絞衾尸之飾蒌翣棺之牆飾周禮蒌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舍猶廢也訾病也愚謂士虞禮曰特豕饋食凡祭禮有饋食所謂既葬而食之也上言先王因哀樂之情而品節之所謂禮有微情者也此言先王因死者之易於倍棄而制爲喪葬之飾奠祭之禮而使人得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情又因以故興物之意而廣言之所以見禮之不使人直情而徑行者皆有深意存焉故有子之所刺不足爲禮之疵病也此二句通結二節之義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有無名乎

釋文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與音餘○洪氏邁曰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簡册錯互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愚謂此章言行人儀者一言大宰嚭者二上言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可言簡册錯互至下文又言大宰嚭使則非簡册錯互矣蓋嚭實吳人儀實陳人洪氏之說得之然其所以互易者則由記者傳聞之誤耳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獲謂係虜之二毛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子謂所獲民臣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使問行人以眾人稱此師之名名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因其好名之心而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憒貌孔氏曰皇皇猶彷徨上篇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有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也上篇云既殯如有求而不得據外貌所求也此云始死如有求而不得據內心所求也既葬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篇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云既葬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是皇皇之甚故如有求而不得上篇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也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既葬則慨然上檀弓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憑謂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既葬迎精而反如親之精氣不及與之偕反而止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也此言居喪哀悼之心自始死至既葬其因時而變者如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一章辭雖所指不同其大歸則一而已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釋文讒音歡○今按書無逸作言乃雍）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讒喜悅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胡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不知也蓋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從而生耳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釋文知音智李
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蕢苦怪反
飲於鴆反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飲酒與羣臣燕
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
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閱獻君亦如之曰
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三酌皆罰愚謂飲酒私燕
也鄭氏引燕禮解此非也燕禮當立賓主卿大夫士庶
子皆與此惟師曠李調二人獨侍而杜蕢聞鐘聲乃知
非燕禮之正明矣鼓擊也人君飲食皆奏樂杜蕢左傳
作屠蒯寢路寢也歷階卽栗階謂升階不聚足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

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
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釋文
樂如字爲于僞反匕必季反共
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鄭氏曰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大臣喪
重於疾日雜記曰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防禁
放溢愚謂平公見蕢三舉罰爵意其必有以開發之故
不與之言蕢不言卽出者以公之必將怪而問之也在
堂謂殯於堂上西序也與知防預知防閑諫爭之事也
蕢言平公飲酒非禮二子當言而不言已不當言而言
所以皆罰之蓋用此以諷公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
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
謂之杜舉釋文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鄭氏曰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揚舉也毋廢
斯爵欲後世以爲戒謂之杜舉因杜蕢以爲名也愚謂
平公自知其過故命爵而自飲又命毋廢斯爵以爲後
世戒也畢獻謂燕禮獻賓獻君獻卿大夫士庶子皆畢
也平公飲酒私燕也自平公命毋廢斯爵於是晉國正
燕之禮於畢獻之後特舉觶於君謂之杜舉言此爵自
杜蕢始也○鄭氏以燕禮大夫媵觶於公爲揚觶非也
燕禮揚觶由來久矣豈自杜蕢始乎

禮記卷十終

邑後學項琪校梓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二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
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釋文難乃旦反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
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
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
者文足以兼之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
聞者不能故曰文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愚謂

謚起於周公皆取其行之至大者一字以爲謚所謂節
以壹惠也至戰國時周有威烈王愼靚王秦有惠文莊
襄等王而二謚始此然據檀弓則趙武在春秋時已有
獻文之稱而公孫拔謚至三字尤古今所未有也左傳
敘齊豹作亂事甚詳當時從公者爲公南楚析朱鉏諸
人平亂者爲北宮喜衛侯賜喜謚貞子朱鉏謚成子初
不言拔有衛君之事豈後人因喜及朱鉏賜謚事而誤
以爲拔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也 釋文駘大來反

鄭氏曰石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愚謂左傳言立子之
法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庶子六人未必皆同年益
既皆庶子故不論長幼直以卜決之益駘仲之遺命也
兆謂得吉兆沐浴佩玉則兆掌卜者謂之之辭石祁子
不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爲有知者所
卜得其人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
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
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
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
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孔氏曰論

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故知是齊大夫愚謂家大夫卽宰也子亢度二人不可以理爭故言欲以二人爲殉所以使其懼而自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釋文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煮菽飲水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薄而無害於孝葬而能稱其財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翼奚當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鞿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釋文從才用反靮丁歷反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靮絡綱也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愚謂反國而偏賞從者則居者之心懼矣莊諫公以弗班所以安反側之心甯武子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正此意也獻公行事備見於左傳蓋無道之君也然觀於此則猶聽用忠言其所以被出而卒能反國者蓋亦有由與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聞之死詩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釋文革本又作亟普干反○今按縣如字　居力反縣音元潘

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葢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諫勿班邑固亦可以爲賢矣然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爲莊方祭而卒祭畢而往猶在小斂之前今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鷩冕而以襚其臣其紊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澔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釋文乾音干屬之玉反）

鄭氏曰婢子妾也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春秋宣八年經文繹（釋文去羌呂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也仲遂魯大夫東門襄仲也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文舞也舞以武舞爲重文舞爲輕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文舞而獨用武舞葢但去其輕者以示殺樂之意而其重者猶不去也卿卒不繹者繹祭輕於正祭而公卿君之股肱故卿卒則不繹今宣公既不廢繹於樂又但去其輕者則其無

恩於大臣甚矣宣公立於仲遂生則賜氏以重其寵沒則不廢繹以薄其恩蓋但以權勢爲重輕而實未嘗有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則人臣之欲擅權以固寵者其亦可以鑒矣○夏小正公羊傳皆以萬爲武舞東萊呂氏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從呂氏之說今以經傳考之詩簡兮言公庭萬舞而下言執籥秉翟此萬爲文舞也左傳楚公子元爲宮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萬爲武舞也惟萬兼文武故或用其文或用其武而皆謂之萬也文舞爲大夏武舞爲大武舞以大武爲重萬人去籥蓋但去其輕者而已公羊傳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正樂四節合舞之前有升歌下管間歌皆有聲者也但曰萬入去籥則於前三節皆不去矣則去籥之意豈以其有聲耶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文般音班封彼驗反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斫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桓楹斫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絳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絳二碑士二絳無碑孔氏曰豐碑斫大木爲碑於椁之前後及兩旁樹之穿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盧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紼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
椁南北豎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
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爲羨道謂之隧以
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
屬紼於棺之緘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繂也桓
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喪大記
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桓卽今之橋矧表柱也諸侯二
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麤
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
子有公肩定豐碑天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
豐碑桓楹諸侯下棺所用而三家用之故曰視桓楹此
皆僭禮而假以爲故事者僭竊已久故也案天子諸侯
之葬以輴車先從羨道入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飾用

碑繂下棺輴上觀繂之屬於棺緘而不屬於輴亦可見
矣遂師註蜃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謂在壙中載之
非載以入壙也既夕禮疏謂葬用軸軸者先以軸從
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爲明析孔疏
謂蜃車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入非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果從釋文其母音無
鄭氏曰僭於禮有似作技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噫不
寤之聲孔氏曰嘗試也言般以人母試已巧誰有強逼
於女豈不得休已其無以人母嘗巧則於女豈有病乎
假既告般爲是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
從般之言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釋文禺音遇又音務弗能弗亦作不重依註音童踦魚綺反○鄭註鄰或爲談）

鄭氏曰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使之病謂時繇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敵齊師踐其言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孔子善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愚謂禺人言魯既無善政大夫士又不能盡忠故無士不能死故赴敵而死以踐其言也魯人以汪踦能死國故欲以成人禮治其喪孔子善之者以其變禮而得宜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安也去國無君事主於孝居者主於敬孔氏曰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愚謂由不忘墳墓之心推之則必思不虧其體不辱其先由敬於墓祀者推之則必思無慢於人無惡於人而所以修身而免患者皆在是矣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韔弓又及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釋文射食亦反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韔勅亮反又及本或作又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朝直遥反與音預○鄭註陳或作陵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棄疾謂商陽仁不忍殺人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氏曰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取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言謂彼勍敵決戰此是吳師既走而不逐奔故以爲有禮也愚謂手弓謂以手執弓也謂以手執弓也子手弓而可棄疾謂商陽可執弓以射也手弓者商陽從棄疾之言而執弓也子射諸者商陽既執弓棄疾又使之射也謂之棄疾又謂商陽如前也凡朝位立於庭三朝並無坐法此云朝不坐似大夫以上得坐者蓋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卿大夫入與君圖事則升路寢之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此時君或與之從容謀議則命之坐矣士不得特見圖事故云朝不坐燕禮大夫坐於堂上士立於堂下不得與於堂上之坐故云燕不與亦足以反命者言位卑禮薄不必以多殺爲功也蓋敗北之師本易窮追商陽於此乃能存愛人之心而不以邀功爲念亦可謂

安制矜節者矣若勁敵在前乃以禮遇微薄不欲致力則是不忠之大者豈得謂之有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釋文桓依註音宣含胡闇反）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愚謂士喪禮主人親含襲斂則皆商祝爲之周禮大宰贊贈玉含玉註云助王爲之則諸侯之喪亦必其子親含而上卿贊也喪大記云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諸侯無相爲含襲之禮而襲之事尤卑於含諸侯請爲曹伯含已爲非禮而又使之襲則益甚矣然以楚之强使魯襲公襚而終以取辱曹之弱小何能得此於諸侯使襲之事恐未可信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釋文强其丈反）

鄭氏曰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請襲者楚欲使襄公衣之巫祝拂柩君臨臣喪之禮愚謂荆者楚之本號猶晉之本號爲唐鄦之本號爲弔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拂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卽此事也但傳言請襚此言請襲傳言拂殯此言拂柩案左傳襄公以二十八年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而楚人使公襚傳於二十九年正月言之禮死日卽襲殯則大夫士三日諸侯五日計此時康王之殯必已久矣是傳言使襚及拂殯者是而記言請襲及拂柩者非也諸侯有遣使相襚之禮使者委衣於殯東今荆人欲

公親致禭衣於柩前蓋臣於君致禭之禮如此荆人使
魯君親禭所以卑魯也魯君雖從其親禭而使巫先拂
殯用君臨臣喪之禮又所以卑荆也出爾反爾豈不信
哉然當時楚適無知禮者而不之禁設有知禮之臣於
魯君入禭之時而止巫於門外則其禮將有不得行矣
然則拂殯之事亦倖耳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
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
遂入

鄭氏曰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
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元孫之子
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倣
曰忌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

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愚謂左傳云叔
弓如滕葬成公是二子乃送葬之使也書謂書方賵物
之目也叔弓爲正使故云進此賵物之書忌劉氏以爲
忌日是也而其說有未盡者敬叔於懿伯乃絶族者不
當避其忌日敬叔之欲不入體惠伯之情也懿伯爲惠
伯之叔父禮自期以上皆諱爲之諱者則又當爲之忌
也忌日不用葢心有所動於彼則哀有不得專於此也
然以私忌而稽君命則非禮此禮之又當變通者也此
一事於敬叔見其有和衷之雅於惠伯見其明公私之
義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氏謂敬叔有怨於懿伯恐惠
伯報怨而不入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已故難惠
伯不敢入也愚謂懿伯敬叔皆魯之大夫若果相殺其
事何不見於春秋之經傳且敬叔果難惠伯當辭之於

受命之日不當避之於至滕之時其說不近人情惟左傳杜氏註云叔弓禮椒欲爲避仇而疏申其說則謂懿伯爲人所殺敬叔欲惠伯報仇與杜氏之意亦微異大約皆傷緣鄭氏之說而畧變之皆穿鑿無稽之談耳且以忌爲忌日則爲懿伯之忌句辭義已足若如鄭杜之說則立文太簡指不分明使後人讀之而不得其說必不然也○孔氏曰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從祖註云敬叔以懿伯爲叔父誤也愚謂叔父自惠伯指懿伯而言鄭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是矣而其下乃又出此殊不可曉不獨其所言昭穆之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辭不受命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陳氏澡曰辟讀爲闢謂闢除道路愚謂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而此以在路受弔爲非禮者蓋無位之士及庶民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惟遇其柩於路則必使人弔之若有位之士死訃於君則君當弔於其家喪大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

大斂焉當賈尚在道受弔而曾子譏之齊莊公與魯哀公雖皆弔臣於道然杞梁戰死莊公急於行弔而不及俟其至家哀公於賈尚則急於禮而不弔至葬時柩出在道乃弔之事同而情則異也又士喪禮君大斂而至葬公賵元纁束馬兩至邦門使宰夫贈元纁束今哀公於賈尚弔之既緩又不親行且至葬乃弔則賵贈皆闕可知此不獨賈尚之不知禮而哀公之無恩於其臣亦可見矣

孺子蒉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釋文蒉吐孫反撥半末反輴勅倫反幬大報反沈音尸教反非本又作潘同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

鄭氏曰蒉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輴殯車也天子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蜃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蔵置西序士掘肂見祖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既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與此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時用輴綍殯時用轜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也陸氏佃曰榆性堅忍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以撥輪吳氏澄曰榆爲輴車之輪轂本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移故設撥以撥其輪愚謂天子諸侯殯以輴車載棺而遂用以殯大夫士以轜軸升棺而殯則

去之士喪禮不言升棺用紼而王制言越紼行事則用紼矣葢輴車以榆木爲輪轂其質沈重則自下而升階也難故使人居旁以紼撥舉之以助其行若軨軸輕則無所事此矣顏柳孔子弟子顏幸字子柳不中謂不合法式撥爲輴車而設三家設撥爲僭禮無輴而設撥則僭禮而不中矣有若言三家僭禮以微止哀公顏柳以其言微婉恐哀公不喻其意故又正言以止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釋文爲于僞反下弗爲服同與音餘鄭氏曰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哀公爲妾齊衰有若譏而問之魯人以妻我者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斃妾文過非也愚謂爲之齊衰以妻之服服之也士爲貴妾緦大夫以上爲妾無服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欲以爲夫人此又爲其妾服妻之服哀公不辨於適妾之分如此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釋文長丁丈反鄭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庚償也愚謂子皐不從申祥之言者葢以爲上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鄭氏以爲恃寵虐民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釋文饋本又作饋其偞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違去也弗爲服以其恩輕也愚謂位定然後祿之仕而未有祿謂初適他國而未有定位若孟子在齊

是也君有饋謂有饋於此臣也君不曰賜而曰獻君使焉不曰君而曰寡君去國而君薨則不爲反服蓋君不敢以純臣待之而已亦不以純臣之義自處也左傳陳成子謂荀寅曰將以予之命告寡君時荀寅在齊而成子與之言稱寡君正與此合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氏曰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奠但有席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畢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時已有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愚謂此下言宰夫以木鐸命於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則諸侯之禮也然則此虞有几筵亦據諸侯之禮言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與士虞禮同設几而右則已神之蓋亦虞祭之几筵爾是天子喪奠亦無几也喪奠無几以下室之奠有几筵也虞雖有几筵而下室之吉几筵尚設以虞之几筵乃素器也至卒哭以吉祭易喪祭則殯宮設吉几筵而下室不復設几筵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釋文舍音捨

鄭氏曰諱謂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而諱者爲明日將祔而廟祭之禮自此始始

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宰夫於天子天官之考也諸侯其上士擬周禮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木鐸鐸以木爲舌奮之以宣政教者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廟遷則不諱其名恩有所殺也新謂新死當祔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諸侯之喪其爲廬堊室自寢門之外至庫門之內皆有之故徧以告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釋文櫜音羔韔本亦作韣亮反）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

也方氏慤曰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以喪禮處之愚謂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列有五曰死亡曰凶札曰禍裁曰圍敗曰寇亂此五者同爲凶禮其服皆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衣乘素車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春秋傳秦師敗于殽秦伯素服郊迎蓋皆以喪禮處之也素服謂素衣素冠素裳也檀弓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則素冠皆厭伏如喪冠之制也軍敗固當報然亦當覩其事之何如若非有雠恥之當雪而忿兵不已此秦穆彭衙之役春秋之所不取也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虧傷火人火之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陸氏佃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陳氏澔曰哭者哀祖宗神靈之無所託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釋文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

鄭氏曰而乃也夫之父曰舅方氏慤曰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無可逃此所以寧受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釋文夫音符同起魚反解佳買反舊胡買反虛本亦作墟）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豐曰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家始有惡懼將不安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廢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愚謂民履可哀之地則自哀履可敬之地則自敬其所以感

之者眞也虞夏之所以能使民敬信者亦有其可敬可信之實而已殷人作誓周人作會德不足而以敬信強其民而民反疑畔矣解離散也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君臣之間相疑相侮故其問豐如此豐言此者欲公反求諸已積誠意以感人而毋徒恃乎言辭約誓之末也○孔氏曰案尚書夏啟作甘誓左傳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疑畔者耳非謂殷周始有誓會也馬氏晞孟曰殷周盛時以禮義道其民而又有誓以致其戒有盟會以聽其政大司徒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盟盟萬民犯命者是也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誓會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德教而徒恃誓會故民始疑畔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釋文爲于僞反）

慮居謂謀居處之安也無廟謂新主未入於廟也葢喪畢雖將復寢然未吉祭以前主未入廟則不當預謀其所處之安也危身謂滅性也二者雖有賢不肖之殊而其害於孝則一也○鄭氏云慮居謂賣宅舍以奉喪非也古人田宅皆受之於官安得賣之以奉喪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釋文長丁丈反下官長同深式鴆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號戶

高反○右還其封且
號者三八字爲一句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往而觀其葬者往弔之也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斂以時服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亦節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孔氏曰襄二十九年昭二十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往觀其葬故知爲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壙也深不至泉者足以藏棺槨而已不過深也封加土也橫曰廣直曰輪廣輪纔足掩坎不過大也人俯而可以手憑不過高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凡禮事吉凶皆左袒士喪禮飯尸上

人出南面左袒是已還遶也右還者季子在墓道東西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遶之也右遶其封且號者三謂還繞其封且號哭者凡三匝而止以將還吳而與之訣也言骨肉歸復于土乃始終之命無可如何以慰其尸柩之不能還吳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隨已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季子在塗葬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不質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此篇所言如將軍文氏之受弔汪踦之勿殤季子之葬其子皆變禮而得正者所謂禮從宜者於此可以見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釋文易以豉反○鄭註考或爲定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以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顧氏炎武曰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居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愚謂容居徐使者之名也雜記諸侯相含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含今容居不用此辭而曰使容居坐含進侯玉蓋天子遣使致含於諸侯之辭也故鄰之有司以其非禮而辭之易謂簡畧于謂廣大易則易者謂大夫來弔位卑而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于則于者謂諸侯來弔位尊而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也容

居列國之臣今乃自比天子之大夫以敵諸侯是易于之禮雜也徐入春秋爲小國僖二年始見經旋以從齊爲楚所伐其後依倚吳楚之間非敢僭擬天子者蓋其先世曾強大僭竊後世相習而不知其非耳○鄭氏謂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非也諸侯於鄰國之喪皆遣使無自弔含之禮曹宣公卒於師諸侯請含因在會偶爲之耳非常典也孔疏謂親致璧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亦非也鄰國弔含之使其至必在襲斂之後疏見註親含之說不可通故爲此說以曲護之然雜記致含惟有委諸殯東南隅之禮無所謂親含不親含之別也容居之見辭於鄰人以其辭之僭擬天子非以其親含也視下文言無所不用斯言則當時之所爭者可見矣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愚謂無所不用斯言者謂無所不用此天子致命於諸侯之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絶族方氏慙曰他室異室也愚謂子思之母嫁庶氏非姓庶氏也爲嫁母無服蓋當申心喪十五月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若子亦三日而杖也官長服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

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愚謂五日官長杖官長達官之長謂卿大夫也若士則七日而杖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是也若諸侯之喪則士與大夫同以五日而杖以諸侯五日成服無不杖者也此及喪大記皆不言士者文畧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釋文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內百縣之祀也孔氏曰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吳氏澄曰廢其祀刎其人蓋設此辭以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女則有大刑是也愚謂爲槨必斬百祀之木者蓋社木神之所憑常時不伐以其歲久而高大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釋文饑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奉食同音嗣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鄭氏曰蒙袂不欲人見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食之非敬辭也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陳氏澔曰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其謝則可食矣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道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釋文殺本又作弒同式志反瞿其如字瓌音怪洿音烏豬音誅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

鄭氏曰定公獲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卽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弒父弒君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釋文奐音喚本亦作煥要一遙反京音原）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皆發禮以往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心譏其奢也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葢字之誤

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氏曰輪謂輪囷高大奐謂奐爛衆多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頷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愚謂獻文葢二諡也歌謂祭祀作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與國中僚友及宗族聚會飲食也頌者稱人之美禱者祈已之福張老因頌寓規故爲善頌文子聞義則服故爲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同爲于僞反封彼劍反出注）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慤曰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愚謂埋之以帷則不以其敝者也記者因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帷或蓋或敝或不敝大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間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闇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闇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闇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釋文內音納鄉許亮反辟音避○今按辟之辟當音闢婢亦反）

闇人掌門者不內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廄而脩容者敬君而更自整攝也鄉者已告者君行弔禮畢已告於擯者而內之也辟之爲之辟也周禮闇人凡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爲之辟則弔賓入而辟之者闇人之職然也內霤大門之內霤水處也喪大記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後至哀公弔時卽位於阼主人在中庭北面既哭拜稽顙成踊主人乃就西階東北面視肂若卿大夫則斂時升堂視斂既斂而復東方西面之位二子士也其位在西方東面時二子以君在阼而就之故既入門折而東行又折而北行於其北行而及內霤也卿大夫在西面之位皆辟之二

子進而就君君降一等揖之乃退就巳之弔位也當時之君子以二子脩容而君大夫敬之故有盡飾行遠之說然不知二子之所以見敬者以君大夫素知其賢而非一時脩容之故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釋文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闚視也微猶非也孔子善其知微愚謂覘者以子罕能得人心故知其不可伐孔子善之者以其能卽小以知大也子罕

能哀一介夫之喪則其平日之恩澤及於民者必深矣非獨晉而已雖天下有更強於晉者亦無能當之守國者不在於甲兵之利山谿之險而在人心之和於此可見矣然按左傳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是時晉宋方睦晉安得有伐宋之謀記言恐誤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吳氏澄曰莊公薨歷十一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愚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卽除羣臣既卒哭卽

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爲短喪也甚矣魯爲秉禮之國雖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以二十二月吉禘春秋尚書以譏之若果以期喪服先君則其失禮視吉禘爲尤甚春秋何反不書且果如鄭氏之說則記於閔公當云既葬而除不當但云卒哭而除不當但云麻不入也云絰不入則猶有帶矣云麻不入則猶有葛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禫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祭也杜預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寢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書吉禘之速則其喪制之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則恐不然疑閔公既以十一月除首絰遂以二十一月

除要絰衰杖至二十二月禫祭既畢而遂行吉祭與至莊公之喪所以不能如禮者鄭氏謂閔公急正君臣吳氏謂慶父不天死君則是時閔公幼弱而慶父專政吳氏之說爲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齊衰三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主以既葬便除首絰可謂不如禮之甚者然而羣臣變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異禮矣所以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哭受服喪畢而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齊斬之服卒

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不該兼言練祥禫之服則文繁此齊斬之喪之所以不書受服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　釋文女如字徐）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孔氏曰貍首之斑然言斒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劉氏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女手之卷言沐椁之滑膩吳氏澄曰此舊歌辭而壤歌之耳非壤自作此歌也愚謂歌辭之義不可知然壤歌此必有疑義劉氏之說爲近是已絕也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爲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爲親故隱惡以全交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愚謂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爲老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爲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畧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愚謂吾誰與歸言吾將以誰爲賢而歸之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釋文父音甫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鄭註植或爲特）

鄭氏曰陽處父襄公之大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愚謂并者兼攬衆權植者獨立已意處父以此招衆怒而殺其身是無保身之知不足爲賢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鄭氏曰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愚謂舅犯圖利其身而不

顧君位之未定是無愛君之仁不足爲賢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謂有愛君之仁而不忘其身則知有謀身之知而不遺其友則仁故文子以爲賢而歸之謂文子知人者所論賢否得其當也○孔氏曰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愚謂晉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蔑益與於立雍之謀者故晉立靈公而先蔑奔秦士會非與謀立雍可以不必出奔而從蔑奔秦所謂不遺其友也至其在秦不見先蔑所以明其無相私黨

之心既以自明而亦所以全蔑亦不得爲遺其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釋文退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吶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燭○鄭註退或爲妥）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柔和貌
吶吶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
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生不交利廉也死不
屬其子潔也陳氏澔曰雖有舉用之恩於人而生則不
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愚謂趙文
子之爲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侈肆夏之僭見譏
於世蓋其天姿雖美而未嘗學問生僭侈之世相習成
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縰絰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禾吾
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釋文學戶教反衣衰依註衣
蚪反喪如字○鄭註衍或爲皮）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衣當爲齊壞字也縰當爲不縰垂之縰齊衰縰絰士妻
爲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
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
升半之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
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服之姑姊妹在室
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愚謂縰結也縰絰以繩一條自額
向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絰爲之如環以加於首也舊說
謂環絰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後能固結凡絰皆然一
股者不可以爲絰也喪服傳曰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

月不纓經又喪服大功章曰牡麻纓經經之有纓者止於大功九月則自小功以下經皆不纓矣不纓者其環經歟繆之故垂其餘以爲纓爲之如環故無纓則繆經者大功以上之經環經者小功以下之經也舊說謂環經專用於弔服亦非也此爲舅環經其大小疑亦如齊衰之經但爲之如環而不繆耳總衰四升有半與齊衰之升數略相似而其縷輕細環經無纓亦視繆經爲差善故當時多服之叔伸衍習見當時所服反以齊衰繆經爲非子柳亦以衍之言爲然而請改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子柳言已昔服姑姊妹亦如斯無有禁止我者以見其可服也於是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言衍與子柳之不知禮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蠽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釋文成本或作郕音承

鄭氏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蠽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爲兄服聞子皐至孝來爲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懼而制服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緌蠽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蠽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猶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蠽蜂也應氏鏞曰此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皐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爲

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陳風化之機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文惡烏音烏）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孔氏曰禮不食
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
得吾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愚謂曾子居喪水
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
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
所勉強子春則勉強以求過禮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
以不用其情爲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釋文縣音懸
尫反暴步卜反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以予字向下與音餘○鄭註凡穆或作繆）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鋤疾
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杜氏預曰尫者病瘠之人其面鄉
上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毋乃已疏乎
鄭氏曰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
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
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始得爲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
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卷市七日諸侯薨卷市三日爲之
徙市不亦可乎（釋文爲于僞反可或作善）

鄭氏曰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
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陳氏澔
曰徙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已而不求
諸人故可其說然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
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則
亦疏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釋文夫音扶）
鄭氏曰祔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
祔葬當合孔氏曰衛人離之者象生時男女須隔居處
魯人合之者言死異於生不須復隔殼則異室死則同
穴故善魯之祔也愚謂離之者穿爲二壙夫婦之棺椁
各藏一壙也合之者穿一壙而以夫婦之棺椁合藏於
其中也離之則乖祔之義故孔子善魯